

3月15日下午,李晏乔和未婚夫历经四天的逃离,终于从日本回到了青岛,母亲在机场接到他们时,高兴得哭了。他们真的要赶紧准备婚礼了,这是一次历经死里逃生后的婚礼,所以更值得他们终生铭记。

而这一次的地震及逃离经历,让已经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三年的李晏乔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民族。在此之前,很多事情她都已经习以为常,正因为她自己已经逐渐融入这些习惯,所以如果不是特别回忆,她总是会忘却那些经常见到的事情。

现在,我们的讲述就从地震那天说起。

震后七日

本报特派记者 鲁超国 董钊 乔昱佳 刘洪杰 刘爽 发自东京、青岛

本报记者 龚海 张榕博 发自青岛

统筹 本报记者 张洪波

3月11日 岩手地震了

3月11日14点46分,大地震发生时,28岁的李晏乔正骑着自行车走在岩手县盛冈市的大街上。她是岩手县留学生学会的会长,已经在这个城市呆了三年。

还有四天就要回国,她已经订好了3月15日的机票,她要和在岩城县仙台市读书的男朋友乘渡一起回青岛,准备他的婚礼。想到这儿,李晏乔仰头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地面好像开始晃,李晏乔没在意,继续骑,两分钟后,大地突然开始强烈地震动,而且延续了三四分钟之久。

“四周的房子都在摇摆,大家跑了出来,在马路旁趴着,跪着,倚着电线杆,什么姿势都有。”

附近的一层三小楼垮塌了,李晏乔赶紧掏出手机联系同学,但通讯信号已经中断。

“日本平原地震不多,不过像这样断水断电,电话也不通的情况很少见。”李晏乔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,此时警报接连响起,广播不断播放地震已造成重大伤亡的消息,并开始发布海啸预警。

但李晏乔心中还是没有特别害怕的感觉,日本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,经常会有地震发生,而且早在她二年前来到日本时,就已经经历了防地震训练,二年前,她已经让她把那些反复演练的知识变成牢固就能应变的习惯。

她匆忙赶回学校,在路上经过的一所小学校,学生们正在迅速冲出教室,到操场上集结,然后快速打开,以供老师和附近的居民疏散躲避。在日本,学校一般是建得最坚固的场所,遇到地震时就近进学校避难已成常识。

而沿街的露天场所也全部对外开放,被安置的人们可以得到免费发放的毛毯和面包。在这里,中国和日本人人享受同样的待遇,所有的食物都被平均分配,不分国籍。

而与李晏乔同在大学老师带领下,来到学校教室避难。她出门时,看到的日本人还在街上遛狗,散步,并不慌乱,她也赶紧放慢了脚步。“怕日本人看到了笑话我大惊小怪。”

两间大小不等的教室被迅速打通连在一起,七八十人作一团,他们用毛毯、被单等一切可用的东西,在地面上铺着各自的床铺。

杜绍春和同学就扎在这些人群里,大家从彼此的目光中感受恐惧,又彼此寻找着安慰。

杜绍春不知道,这个城市的东部和北部沿海,一阵阵巨浪随着地面的抖动,产生了摧枯拉朽的能量,在10米多高的海啸中,一座座房屋被掀掉了顶盖,墙体与地基断裂,地底涛涛涌。

很快,海啸淹没了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约5000所房屋,全市2.3万人口中仅5800人进入避难所。

“看过《日本沉没》吗?画面差不多。”杜绍春说,有朋友事后跟她这样描述。

而此时李晏乔匆匆赶到学校,由于学校正在放假,留下的学生不多,一些学生已经聚集到公民馆(体育馆——编者注)里避难,这里能容纳地震,不停

地给男朋友打电话,她已经从广播中知道了仙台地震和海啸的消息,她的心揪得紧紧的,本来还有几天,他们就要结婚了。

电话不通,再拨,不通,拨了几百次还是不通,李晏乔很压抑,在这种许多人聚集的场合,没有人哭,没有人大声说话,她想大声喊男朋友的名字,可她不知道那样不合适。

警报每隔三五分钟就会响起来,提醒大家何处发生几级地震,地还在不停摇晃。

3月12日 岩手志愿者

李晏乔并没有在公民馆呆太久,以前,她曾在岩手县国际交流中心做过翻译,而且她在做志愿者时,专门学过如何在地震中帮助外国人的课程。现在那儿肯定会有其他国家的公民在寻求帮助,说不定还会有中国旅游团,她的这些知识派上用场了。

“如果在国内,我会怎么做?”李晏乔这样问自己。

当她赶到岩手县国际交流中心时,很多留学生和日本青年已经在那里帮忙了,没人组织,没人大声说话,大家各自忙碌地忙活着。

一位随旅行团来的中国妈妈到交流中心避难,孩子需要纸尿裤,避难所里非常混乱,她带这位母亲上楼取到了纸尿裤,但凡超市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准备。

“下课时,李晏乔找到了固定电话,她试着给几个朋友打电话,都通了,但就是男朋友韩波的电话打不通,她知道仙台那边受灾很重,她很想去,但忍住了,忙碌能够让自己胡思乱想,还能让自己平静下来。”

就在当天下午,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氢气发生爆炸,4号机组发生失控和爆炸。

但李晏乔并不知道,作为志愿者,她一直在忙。

而在学校里避难的杜绍春已经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,但此时她并不觉得这会比地震和海啸更可怕,她吃着学校免费供应的饭,还有水果。

3月13日 仙台“我要见到他”

12日夜至13日,或者说13日的零时,李晏乔的手机突然响了。

电话是男朋友韩波从仙台打来的,线路不好,不停断线,不停重拨,来回拨了60多次,他们才得以说了几分钟的话,李晏乔只能听到韩波在电话里断断续续地说:“我还活着,我很棒……”

就在等待这个电话的一天半时间里,李晏乔一直在交流中心默默地做做志愿者,忙手边的事情。

她感觉,在日本三年,日本人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、秩序的习惯,已经融入了她的神经,她很自然地做着眼前的一切,直到接到男朋友的电话。

“我要见到他!”13日一早,李晏乔开始寻找前往仙台的交通工具。从岩手县到岩城县的新干线已经停运,光是仙台的新干线就有600多处损坏。

李晏乔决定乘出租车多坐仙台,她和另外两个人拼了一辆出租车,大路已经中断了,他们只能走小路,200



▲3月15日下午,东京街头人烟稀少。本报特派记者 左庆 摄

多公里,走了将近5个小时,车费花了4000元人民币,李晏乔拿了1300元。要在平时从岩手乘公交车去仙台,车费才180元人民币,两个半小时就能到,如果乘新干线,票价250元人民币,40分钟就能到。

下午3点,这对未婚夫妻终于在仙台见面了。

在东北大学资源经济学系读博士二年级的韩波告诉李晏乔,学校所在的仙台城区离海边较远,大约50公里,十多米的海啸以200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侵袭着而来,侵入陆地5公里,但还没有波及到仙台所在的学校。

李晏乔说,他们在仙台台山市形再走新潟的路上,汽车并不太拥挤,但在随后的14日,汽车站突然拥挤起来,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

核辐射,就像个巨大的阴影,终于开始肆虐日本人冷静而坚强的心理防线。

“日本人对地震并不害怕,甚至可以很熟悉,但他们对海啸,尤其是核辐射没有防备,所以当核辐射的消息传来时,挺混乱的。”李晏乔说。

明天就回了国。夜晚,已经经历了两天逃离生活的李晏乔和韩波丈夫坚决不肯,他让老婆赶紧逃生,但他自己要跟福岛坚守在一起。

朴英香没有说服丈夫,她流着眼泪走了,而带有辐射尘的云彩被南风吹着,一路“追”到了东京。

在略显混乱的羽田机场,朴英香与李晏乔也许擦肩而过,那一刻,机场里站满了要逃离日本的外国人。

3月15日 东京撤离

15日的上午,李晏乔和韩波明显感觉到东京的空气里透出了紧张,而“东京湾上的空气起码少了七八成”。

当天,福岛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爆炸,这是此次地震后发生的第四次核设施爆炸。

日本东京当天发表核辐射监测报告说,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的核物质已经超过了正常标准的20倍,而且继续处于上升的趋势,不过,东京一名政府官员表示,这样的辐射量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。

另外,与东京都相邻的埼玉县政府也发表报告说,埼玉县的核辐射量

也比平时增加了20倍。

而李晏乔他们将于今天启程,从东京飞青岛,那里是李晏乔的老家,而韩波是山东滨州人。

15日,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反复发布消息,根据自愿原则,大使馆采取一切手段与措施,安排尚在重点灾区的中国公民撤离。

在东京羽田机场,李晏乔发现了大批人滞留在机场,要不是她提前好多天就预订了飞青岛的机票,现场买票将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。

“没有多少日本人会选择躲避,他们好像觉得应该和灾难守在一起,至少不会选择跑到国外去。”李晏乔觉得不少日本人对他们本国的技术有一种自信,以为局面一定能够得到掌控。

就在15日,吉林姑娘朴英香从福岛驾车20多个小时赶到东京羽田机场,走进机场时,她的眼睛充满了血丝,包着头戴着自己的头大,看起来有点憔悴。

福岛处在核辐射的核心区域,朴英香带着老公和狗狗一起走,往南走,可她的日本籍丈夫坚决不肯,他让老婆赶紧逃生,但他自己要跟福岛坚守在一起。

朴英香没有说服丈夫,她流着眼泪走了,而带有辐射尘的云彩被南风吹着,一路“追”到了东京。

在略显混乱的羽田机场,朴英香与李晏乔也许擦肩而过,那一刻,机场里站满了要逃离日本的外国人。

3月16日 青岛樱花节

3月16日,日本明仁天皇在地震后首次发表电视讲话,他说,余震仍在继续,“我只能祈祷救援工作迅速展开,农民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,哪怕只是改善一点。”

“苦的日子也许还会很长,但我们不要放弃希望,希望大家保重身体,为了明天好好活着。”

日本内阁厅介绍,尽管皇天本人对日本核电站的现状很担忧,但他拒绝移驾京都,将留在东京直至最后。

3月16日,羽田机场的朴英香没有回到中国,她准备乘飞机到

日本西南部的长崎市避难,她想早点回福岛,她不能丢下丈夫。

3月16日,杜绍春还留在岩手,“现在害怕的不是地震,我只害怕核辐射,听说又害怕了,现在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关注风向,加强日常防护,再就是积极跟国内联系。”她说,虽然从岩手到东京也有新干线,但是这条路就算通了也不敢走,因为要穿过福岛。

3月16日,广岛市民上街抗议,尝过核苦头的广岛市民,他们的愿望就是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社会,但在正在发生的福岛核电站漏辐射却再一次刺痛了他们敏感的神经。

“我们有惨痛的教训……应该停止核发展。”他们希望从广岛把这种声音传出去。

而3月16日的上午,李晏乔已经回到了青岛的家里,昨天下午母亲在机场接到她时,高兴得哭了。

他们真的要赶紧准备婚礼了,这是一次历经死里逃生后的婚礼,所以更值得他们终生铭记。

3月16日,广岛的樱花绽放了,这是日本传统樱花节的第二天,这一天,有日本人站在樱花树下说:“让今年的樱花静静地绽放,凄美地凋谢吧,明年,我们再好好好赏樱花。”

而在广岛求学的中国姑娘小祁说,她心中有一个美好的祝愿,“樱花开了,这代表分别,也代表新的开始。”

3月17日 大阪 遇到东京市民

17日,大阪的天气很好,单从外观上看,很平静。

但仔细观察发现,地震对这个城市的影响是深远的,即使在那些远离震区的城市,那种被巨大伤痛的感觉也会从日本人克制的平静下渗透出来。

街道上救护车的警报声此起彼伏,当地医生还在忙着救助从震区撤出来的伤员,在大阪欣赏樱花的路上,行人很少。

路上只有十多个行人,竟有多名是刚刚从东京逃难核辐射而来的,其中有两位是从吉西西安来的中国人,他们也是从东京避难来大阪,对于大地震、海啸和随后的核辐射,他们仍是心有余悸。

此时,距离“3·11”大地震已过去了整整7天。

不一样的樱花节

本报特派记者 刘红杰 董钊 乔昱佳 发自东京、青岛



▲3月17日,大阪一位老人走过早开的樱花

本本报特派记者 乔昱佳 摄

每年3月15日至4月15日,是日本传统的樱花节。今年的樱花节,在地震、海啸和核辐射的阴影下如期而至。

但这注定是一个不一样的樱花节。

“让今年的樱花静静地绽放,凄美地凋谢吧,明年,我们再好好好赏樱花。”东京街头,一个手举大牌子在路中央大声呼吁日本国民少生孩子,以防核辐射对下一代造成危害的年轻人说。

初开的樱花下,广岛女大岁的若井在心里默默念叨:“死去的人,化为樱花树吧!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。”

樱花灿烂的场景,总是在小祁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“去上野看樱花,不知道去看人,还是去看樱花,看着塑料布去樱花树下占地方,还要派专人看守,大家在樱花树下喝酒、唱歌,那是一段欢乐的时光,尤其是樱花飘落的时候,风一吹,就像淡粉色的雪,这是日本最美的时候。”

“赏花需要一种心情,今年,人们怎么会有心情赏花呢?”小祁看着电视画面上的憔悴,唏嘘不已。“历尽劫难,在地震和海啸中生活的人是多么幸运,可是,如果死在避难所里,又是多么不幸。”

“明年再好好好赏樱花”

来自日本六年,小祁很了解日本人对樱花的感情。“在日本,樱花代表新的起点,也代表告别,樱花开的时候,有人哭,有人说,樱花最美的时候也是心情最复杂的时候,这在日本人心中是一个永远无法抹杀的情结。这个年,樱花有特别的含义,应该开得挺出息的。”

“壮烈”,小祁用了这样一个词。今年的樱花又开了,但受灾区的每人一天只能有一个小饭团,一双小鞋子,去河里喝水,要花钱买饭,老人没有药吃,因为缺乏汽油,供给运不到灾区,小祁觉得自己天天骂可耻,吃面包,竟然有种罪恶感。

“虽然不是同一个国度,但在大灾面前,人心都是一样的,希望他们平安。”小祁说。

若井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,“死去的人,化为樱花树吧!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。”

深切缅怀人远远不够,救助仍在危难中的人才是当务之急,在东京街头,头发花白的老人背着捐款箱在寒风中伫立,一个年轻的伙子举着日本国旗在街中央大声呼吁日本国民少生孩子,以防核辐射影响对下一代造成危害。

“不去赏樱花吗?”面对记者的疑问,青年满眼的泪水。

“让今年的樱花静静地绽放,凄美地凋谢吧,明年,我们再好好好赏樱花。”他匆匆穿过,却留下一股绝不放弃的信念。

小祁说,她心中有一个美好的祝愿,“尽管困难很多,但樱花开了,这代表分别,也代表新的开始。”

小祁是埼玉县武藏野音



▲李晏乔在日本岩手县学生会大学节组织活动。(由受访者本人提供)



▲杜绍春带着爱犬从福岛赶到东京羽田机场。本报特派记者 左庆 摄